



绿色中国梦



肖亦农 著

寻找毛乌素

中国沙漠的绿色传奇



辽宁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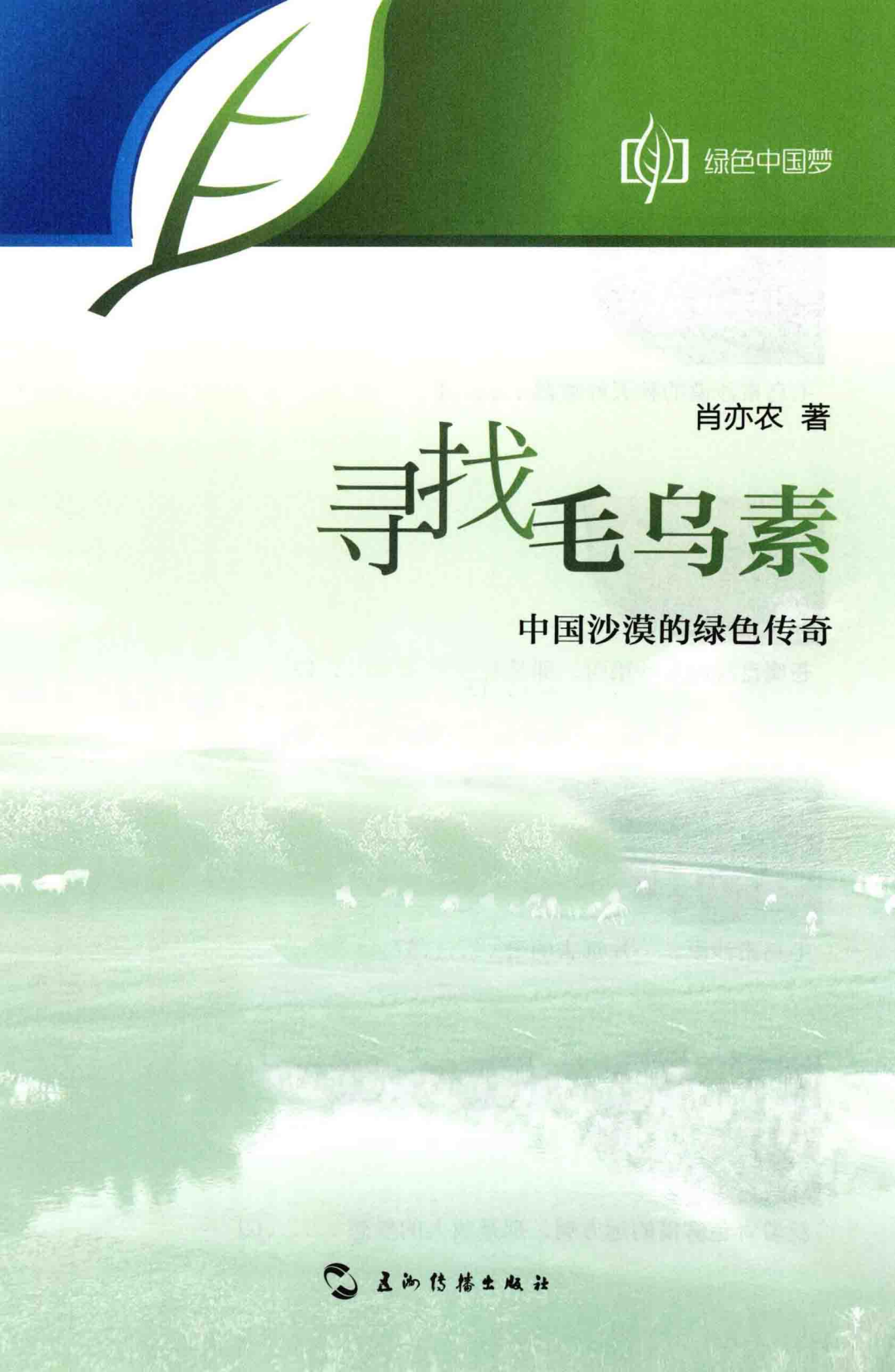


绿色中国梦

肖亦农 著

寻找毛乌素

中国沙漠的绿色传奇



辽河传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毛乌素：中国沙漠的绿色传奇 / 肖亦农著.

--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085-2637-9

I. ①寻… II. ①肖…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1414号

纪实中国

主 编：任启发

策 划：荆孝敏

绿色中国梦

主 编：付 平

策 划：荆孝敏

寻找毛乌素——中国沙漠的绿色传奇

本书作者：肖亦农

编 辑：乔 飞 姜 超

设计总监：闫志杰

装帧设计：徐 池

设计公司：北京正视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五洲传播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31 号生产力大楼 B 座 7 层

邮 编：100088

电 话：8610-82005927, 8610-82007837

网 址：www.cicc.org.cn

印 刷：北京圣彩虹科技有限公司

字 数：110 千字

图 片 数：118 张

开 本：1/16

印 张：13.75

版 次：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5.00 元



引言

毛乌素沙漠的秋天好喧嚣1



第一章

苍鹰盘绕的灰沙梁呀，那是我的家乡13



第二章

毛乌素沙漠，一片远去的云37



第三章

泛着青色雾霭的远方啊，那是牧人的梦想69



目录



第四章

草原上最诱人的花香，是那五月开放的玫瑰119



第五章

骏马似箭掠过草浪，高亢的嘶鸣留在路上159



尾篇

想起了郭小川201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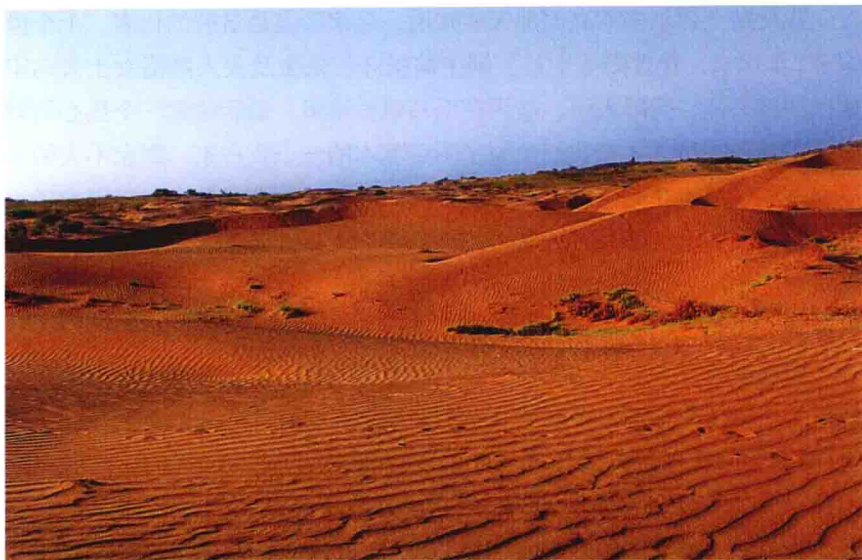
毛乌素沙漠的秋天好喧嚣



深秋的毛乌素沙漠天高云淡，不由得让人思绪幽远。驱车行驶在黑油油的沙漠公路上，放眼望去，覆盖沙丘的无边草浪已经呈现了姜黄，草尖上沾着薄薄的白霜。大片大片的沙地柏，绿得发黑、油亮，就像是给沙漠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绿色绒毡。满山遍野的樟子松、油松挺立在秋风之中；株株柳树、白杨树在高高的蓝天下彰显着难以言状的华贵雍容。云朵般的畜群自由出没在茫茫草浪里。秋意深深的毛乌素沙漠就像一幅幅绚丽多彩的俄罗斯油画展现在我的眼前。



绿染毛乌素沙漠



毛乌素沙漠一角

霜降一到，草木停止生长，在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上实施的严格的禁牧措施有了松动。牧人们打开了棚圈，将关了一个春夏的马儿牛羊全部赶进了毛乌素沙漠和草原上。马儿牛羊像被大赦的囚犯享受着自由带来的狂欢。

在公元 2011 年的深秋，我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我已经整整在鄂尔多斯高原生活了 41 年。现在，行进在草浪飘动的毛乌素沙漠上，我不时地问自己：你何时见过这般让人心醉的草原？这还是你的第二故乡吗？

曾经的毛乌素沙漠是个什么样子呀？也许人们已经记不起它的旧日容颜了。毛乌素沙漠又称乌审沙漠，在鄂尔多斯高原就占据了三万余平方公里。它南临明长城，囊括了鄂尔多斯的西部地区，并包括陕北榆林市的安边、定边、靖边、神木等县的部分地区，这些地区都曾是鄂尔多斯蒙古族乌审部落的游牧地。乌审沙漠是中国沙尘暴的重要源头。人们说它是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

我从踏上鄂尔多斯高原那天就知道，乌审沙漠是贫穷的代表。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我曾陪《十月》副主编张守仁先生及夫人陈恪女士去乌审旗巴图湾采风，天降大雨，被困在毛乌素沙漠里。最后碰到一个热心的骑摩托车的乡邮员，才把我们带到了图克苏木的一个牧户家。那家不大的茅屋里挤满了被困在路上的人。我们想找口吃的，可那家粮食已经用光了，好客善良的蒙古大婶只得一碗一碗地给我们上着红砖茶。最后还是那位乡邮员冒雨跑出去，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回来了一些煮鸡蛋。那天夜里，牧人家那条大土炕上至少挤了男女老少十几口。

现在谈起鄂尔多斯和毛乌素沙漠的生态建设，许多专家、学者都爱引用这么一段流传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的顺口溜：“50 年代风吹草低见牛羊，60 年代滥垦乱牧闹开荒，70 年代沙逼人退无处藏，80 年代人沙对峙互不让，90 年代人进沙退变模样，新世纪产业链上做文章……”

苍黄的沙漠是鄂尔多斯的底色。人们开玩笑说：鄂尔多斯的鸡蛋里都带着沙子。顺口溜中讲的 50 年代的风吹草低见牛羊，我是不大相信的。因为在 200 多年前，清人无名氏就曾填过这样一首词，描述鄂尔多斯的自然风貌：

“鄂尔多斯天尽头，穷山秃而陡，四月柳条抽。

一阵黄风，不分昏与昼。

因此上，快把那‘万紫千红’一笔勾。”

毛乌素和库布其沙漠这两条黄龙在鄂尔多斯搅动翻卷了上千年。扬起的沙尘甚至漂洋过海。本世纪初，我接待过一个日本的环保女作家，她告诉我，毛乌素沙漠的沙尘已经飘浮到了日本。她希望能给她安排一间带独立卫生间的房间，可找遍了乌审旗的招待所，竟然找不到。在伊克昭盟的首府东胜倒是有带卫生间的标准间，可惜自来水管子里没有水，我只得让服务员给她找了个大塑料桶装水。

时值初夏，这位女作家还戴着一只大口罩，用来过滤沙尘。一路上她不时地用湿巾擦脸，说她的皮肤受不了干燥的气候，需要不时补水。途中她需要方便，我们开车走了好久，才在一个小村子边上找到一个厕所。她

匆匆地跑进，然后跑出来，脸涨得就像一个熟茄子，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干呕着。她连连摇着头说：“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我知道她见到了什么，乌审旗农村的路边厕所其肮脏程度，完全可以想象。那天，我惭愧地背过脸去。

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毛乌素沙漠何时也能现代化呢？难道我们只能向世界展示我们的原始和落后吗？成为人们猎奇的对象吗？毛乌素沙漠何时才能给他的儿女以人的高贵和尊严？

当我往事翻腾、思绪正浓时，司机发出一声惊叫，只见一片黑糊糊的影子嗖嗖地闪过。司机说：“路边草丛里野鸡太多了，差点把我的挡风玻璃撞烂。你看，那海子里，那是天鹅吧？那么多哇！”

果然，在路的南边，有一片蓝泱泱的水面。当地的蒙古人称湖水叫淖儿和海子。海子上浮着大片大片的鸟儿，几乎把水面遮蔽，鸟儿嘎哇鸣叫



沙漠中的海子

着。仔细看去，海子里确实有无数只白天鹅，在水面上滑来滑去。我知道这是南迁的鸟儿，暂时停在这里做休整。蓝天上，一排排大雁嘎嘎鸣叫着飞过。我不禁想起了一段往事。

2009年春天，我和作家刘庆邦先生受美国埃斯比基金会写作计划的邀请，在大西洋的彼岸一座海边别墅里，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写作。这座别墅面朝维多利亚海湾，四周是黑森林，房前屋后的绿地上不时有野麋鹿、浣熊光临。每天清晨都是栖在大杉树上的小松鼠欢快地鸣唱将我从睡梦中唤醒。在黑幽幽的林间小路散步，不时能看到画着熊头的木牌挂在树上，提醒人们，这里有灰熊出没。当地人告诉我们，森林中的灰熊从不伤害人。森林中有足够的浆果和树叶供灰熊吃，它们很少光顾人类的生活区。

我客居的美国西部小镇叫奥斯特维拉，翻译过来就叫牡蛎。这个海湾盛产牡蛎，海岸上堆着一座座小山般高的牡蛎壳，在阳光下闪着银光。小镇上有个女人叫蒂奥，长得胖乎乎的，脸蛋也是红润润的，眉宇之间洋溢着火辣辣的美国热情。我们是在镇上的小教堂里相识的，她听说我们是从中国来的作家，便盛情地邀请我们去她家做客。第二天傍晚，翻译冬梅女士便把我和刘庆邦拉到了蒂奥的家门前。蒂奥的家是一幢乡间别墅，门前挂着一只小铜牌，上面写着建筑年代。冬梅告诉我们这幢别墅大概是林肯年代所修建的，差不多和美国的历史一样长。

庆邦感慨地说：美国历史是年轻的，生态环境却是古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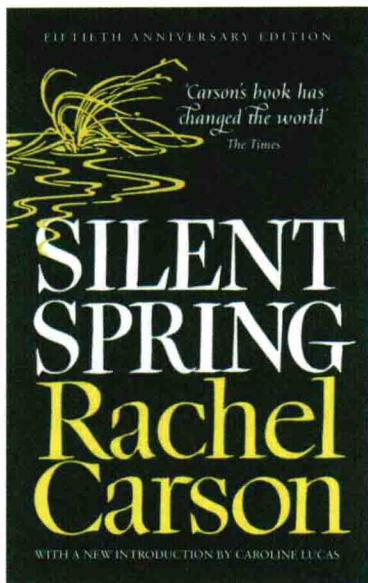
蒂奥和一个颇有风度的女人在门口迎接我们，这女人叫巴巴拉，是埃斯比基金会最早的创始人。我们喝着红酒，夸赞着蒂奥的厨艺。蒂奥告诉我们，她只是农闲期间才回到这个海边别墅度假，平时，她住在俄亥俄州的乡村农场上。她说她的乡间农场有二十多亩土地及一幢房子，种着菜蔬，还养着许多牛羊。她骄傲地告诉我们，她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小的儿子刚刚四岁。

用完餐，蒂奥约我们共同看一个电视专题片，是关于气候变暖的。看到北极的雪在融化，海平面在升高，气候异常等等。最后，是一只小北极熊爬在一块浮冰上，无助地飘向灰濛濛的大海……

蒂奥泪眼朦胧地讲，希望全世界的作家关注生态，关注环保。我告诉她，我刚完成一部治理鄂尔多斯沙漠的报告文学。



雷切尔·卡逊



《寂静的春天》

巴巴拉说她要为我们讲述一个明天的寓言。我们要鼓掌欢迎，巴巴拉却优雅地摆手制止了我们。她呷了口红酒，抑扬顿挫地吟诵开了：

从前，在美国中部有一个城镇，这里的一切生物看来与其周围环境生活得很和谐。这个城镇坐落在像棋盘般排列整齐的繁荣的农场中央，其周围是庄稼地，小山下果园成林。春天，繁花像白色的云朵点缀在绿色的原野上；秋天，透过松林的屏风，橡树、枫树和白桦闪烁出火焰般的彩色光辉，狐狸在小山上叫着，小鹿静悄悄地穿过了笼罩着秋天晨雾的原野……

冬梅告诉我们，这是在美国家喻户晓的《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开篇，在明天的寓言中，一切都开始变化，疾病袭击了畜群、人类，到处都是死神的幽灵。当苹果树花要开了，但在花丛中却没有蜜蜂嗡嗡飞来，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了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天。这儿的清晨曾经荡漾着乌鸦、鹁鸟、鸽子、椋鸟、鹌鹑的合唱以及其他鸟鸣的音浪；而现在一

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树林和沼泽……蕾切尔·路易斯·卡逊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创作的《寂静的春天》一书，改变了美国社会。卡逊把环境问题提上国家议事日程。

《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敲响了人类将因为破坏环境而受到大自然惩罚的警世之钟。正是有了《寂静的春天》才有了联合国的“世界地球日”。《寂静的春天》无疑是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第一声号角，被誉为“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里程碑”。卡逊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 20 世纪最有影响的 100 个人物之一。

巴巴拉说，卡逊是她永远的偶像，是美国妇女的骄傲。蒂奥说，卡逊虽离我们远去了，但我们都爱她。

对卡逊，我只知道她是个生物学家、科普作家同时也是身患绝症的环保斗士，与能给工业寡头带来巨大利润的杀虫农药 DDT 展开了不屈服的斗争，生前曾饱受质疑和围攻。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挨过 DDT 的熏，人们使用它时都要戴几层口罩，结果虫子杀死了，人也被熏晕过去了。也许 DDT 这个曾获诺贝尔化学奖的农业杀虫药剂，在全球的使用是最短命的，这与卡逊的不屈抗争有关。

巴巴拉说，在这个世界，我们还能听到鸟儿的歌唱，人类应该感谢卡逊。

那个晚上，我也给巴巴拉和蒂奥讲了一个中国的绿色传说。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末期，在中国的毛乌素沙漠里，有一个叫宝日勒岱的中国妇女，带领村民们在寸草不生的大沙漠上植树种草十几年，保护住了自己的家园。她在大沙漠上创造的种树植草方法，引起了联合国治理荒漠化组织的高度重视，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在毛乌素大沙漠腹地，还有一个叫殷玉珍的中国妇女，孤独地在大沙漠上种树种草二十余年，把她家园附近的 6 万余亩荒沙全部绿化。2006 年，世界妇女组织提名殷玉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蒂奥和巴巴拉惊异地看着我，好像我在讲一个神话。我告诉她们，我在送基金会的一部书中，就有记述这两个中国妇女绿化植树的章节。冬梅答应一定要将这些章节翻译成英文送给她们，蒂奥和巴巴拉兴奋地叫了起来。我说：卡逊、宝日勒岱、殷玉珍，是全人类的骄傲。保护我们生存的地球，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优秀的作家、学者都应该是地球的代言人。



殷玉珍



萨拉乌苏河谷中的稻田

那天，巴巴拉冲我们鞠了一躬。

如今，我没有想到，在毛乌素沙漠一个无名的海子里，竟然汇集着这么多的鸟儿。不光是我，就连在乌审沙漠林业战线工作了大半生的林业专家吴兆军先生也同样有许多想不到。吴兆军先生上个世纪 80 年代到旗林业局工作，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旗林业局就是被沙漠包围着的两排平房。吴兆军当时 22 岁，身材挺拔，长着一头浓密乌黑的好头发，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和与沙漠搏一搏的雄心壮志。就是在这被沙漠重围的房间里，吴兆军开始了自己的林业治沙生涯。他参加工作 30 余年来几乎没有离开过林业治沙工作。毛乌素沙漠绿化了，吴兆军的头发却沙化了。

今年深秋，我和吴兆军交谈了一个下午。30 年来，他眼见着毛乌素沙漠从城市退出，从乌审草原退出，人们在几十年驱赶沙漠的进程中发展着城市，绿化着乡村牧场。他说起老一辈的治沙英雄谷起祥、宝日勒岱，

到现在的殷玉珍、乌云斯庆。我说想听听他的事迹，他摸着稀疏的头发，说：我真没有什么好说的。

谈起毛乌素沙漠的植被恢复，他感慨道：毛乌素沙漠几乎全是人工绿化的，乌审人流了多少汗水啊。

这个秋天，万紫千红回到了毛乌素沙漠，回到了鄂尔多斯高原。现在，乌审旗这个坐落在毛乌素沙漠中的现代化城市，已经被国家有关部门认定为首家中国人居环境示范城镇和“中国绿色名县”。而这一切，离那个日本女作家弯着腰呕吐的时间，仅仅过去了八年。

短短八年，乌审沙漠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带着这些为什么，走进了乌审大地和毛乌素沙漠。我想知道，乌审旗是如何走出“寂静的春天”的？

也许，你只有融入毛乌素沙漠之中，亲耳聆听了毛乌素沙漠从远古走向现代的铿锵律动，亲眼目睹了一座座沙漠悄然消失，你才会懂得什么叫心灵的震撼。当你扑下身子追索感受毛乌素沙漠这份变化，你才会知道是十万乌审儿女用生命、汗水、智慧以及丰富的想象力、卓越的创造力还有渴求现代美好生活的激情，书写了中国沙漠的绿色传奇。

我要向广大读者解读毛乌素沙漠的前世今生，告诉你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毛乌素沙漠。

